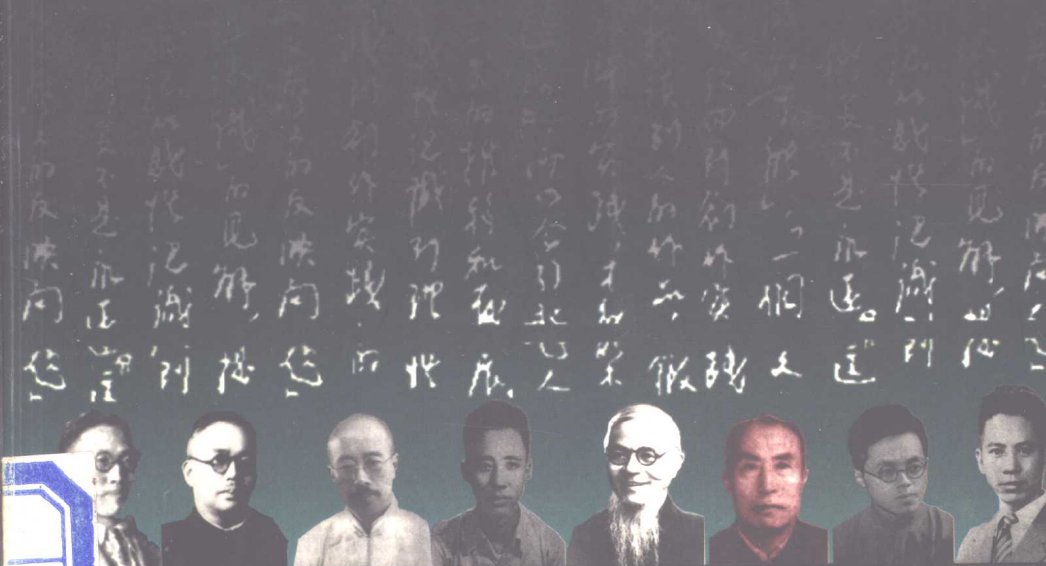


舒群

代表作

中国现代 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舒 群
代 表 作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王省新 编选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舒群/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7-5080-1444-8

I. 舒… II. 中…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420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1.25 印张 269 千字 4 插页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100 册

定价:15.00 元

本版图书凡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钱理群	舒 乙	樊 骏
			王富仁
			严家炎
			林建初

我们的同伴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三镇，
一片秋色，不仅天气凉地冷，^{在落叶下，}而且是人

兵荒马乱，人去楼空。这时候，正是

国军节节败退，

日本侵略军步步逼近市郊，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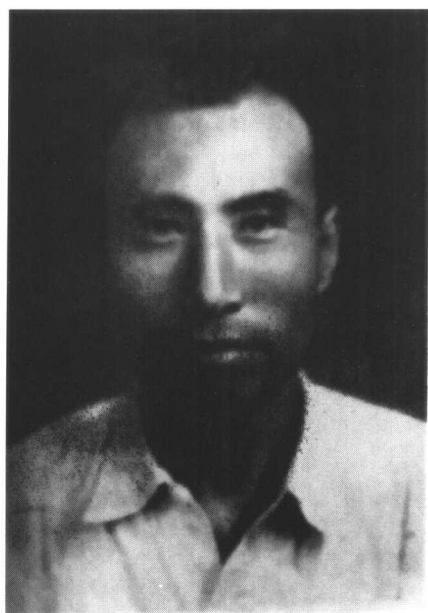
们已经面临最后的撤退^走，逃难。

我为了助编一个文艺刊物的临时

特刊，坚持工作到十月二十三日。这

天，我想你该走了，但怎么走呢？一

舒群手迹



舒 萍



舒群作品书影

内 容 简 介

舒群,原名李叔堂,又名李旭东,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本书收入他的短篇小说20篇、中篇小说4篇。他早期较著名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描写一个失去祖国的朝鲜少年在我国东北地区遭日本侵略者凌辱压迫并起来反抗的故事。作品中表现出一种自然质朴的风格,在当时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



舒群(1913—1989)

本书编者 王省新

第二批20部书目

孙 犁	吴组缃
周作人	姚雪垠
丰子恺	吴祖光
田 汉	庐 隐
端木蕻良	朱 湘
周 文	施蛰存
丘东平	李辉英
张资平	卞之琳
穆时英	台静农
秦瘦鸥	舒 群

责任编辑 么志龙

装帧设计 彩窗美术
工 作 室

美术工作室
BP 68237/88-8408



目 录

短篇小说

没有祖国的孩子.....	3
沙漠中的火花	22
蒙古之夜	38
已死的与未死的	45
做人	56
肖苓	66
农家姑娘	85
战地	95
孤儿.....	103
秘密的旅途.....	108
舰上.....	117

婚夜.....	129
死亡.....	137
贼.....	153
无国籍的人们.....	164
手铐.....	178
夜景.....	184
渔家.....	191
祖国的伤痕.....	204
海的彼岸	210

中篇小说

老兵	219
秘密的故事	282
舒群小传	354
舒群主要著作书目	356

短篇小说

没有祖国的孩子

“果里。”

旅居此地的苏联人，都向他这样叫。不知这异国的名字是谁赠给他的；久了，他已默认了。虽然，他完全是个亚洲孩子的面孔：黑的头发，低小的鼻子；但是，他对于异国的人，并不觉得怎样陌生。只是说异国的话，不清楚，不完整；听惯了，谁都明白。

蚂蜒河在朝阳里流来，像一片映光的镜面，闪灿地从长白山的一角下流转去。果里吹着号筒，已经透过稀疏的绿林，沿着一群木板夹成的院落响来。于是，一家一家的小木板门开了，露出拖着胖乳的奶牛。

“早安，苏多瓦！”

果里向牛的主人说着每天所要说的的一句习惯语。

“果里，一月满了，给你工钱，另外有一件衣服送你穿

吧，——”

“斯巴细（俄语，谢谢的意思）苏多瓦！”

也许有年轻的姑娘，被果里的号筒从被子里唤醒，手向果里打招呼：

“可爱的果里，回来时，不要忘记了啊！”

“啊。是的，红的小花！”

果里比她记得都结实些。然后，她把夜里没有吃尽的东西装满了果里的小铁锅。

“啊，列巴（面包），熟白汤（菜汤），斯巴细。”

于是，果里再走起路来，他的衣袋里多了一元钱的重量，他的嘴，忙动起来，面包与号筒交替地让他的两腮撑起一对大泡子。走过我们宿舍的时候，牛在他的身后，已经成了群，黄色的，黑色的，杂色的最多，白色的只有一个，背上还涂着两团黑。小牛，有很小的嫩角刚突破毛皮，伸长它的颈，吻着母亲的股部，母亲摆起尾巴，极力地打着它。等到果里的小鞭子在地上打了个清脆的响声后，他摆起指挥官下令的姿态，让脸上所有能叠起皱折的地方全叠起皱折来；牛望着他，牛群里立刻有了严肃的纪律。

“果里！”

我们刚洗过脸，拥在展开的楼窗前，叫着他，丢纸团打着牛，打着他；他便扬起头对我们大声喊：

“不要！牛害怕。”

我们不听。终于把果里那牛群的纪律破坏了；并且，弄起一阵恐慌，牛与牛撞着角。这使他的鞭子不得不在地上多响了几下。

“我告诉苏多瓦去。”

他故意向回去的方向转过，抛出两个较大的步子。

天天他要在我们面前说几次苏多瓦。他也知道，我们对于苏

多瓦并不怕，虽然苏多瓦是我们的女先生。天天又不快些离开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要谈的话，还没有开始呢。

“我来念书好吗？也住大楼，也看电影。”

果里又同我说了。

果里沙总是用手指比划着自己的脸，果里的脸。意思是让果里看看自己的脸和他的脸，在血统上是多么不同啊。

果里沙点着自己的鼻尖，高傲地对果里说（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 СССР（俄文：苏联简称）。”

“啊，果瓦列夫，СССР？”

果里把我的名字呼出来。果里沙窘了。果里便摆头向我们所有的同学问：

“果里列夫是中国人，怎么行呢？我是高丽人，怎么就不行呢？”

果里沙打了两声口哨后，装做着苏多瓦给我们讲书的神气说：

“高丽？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这国家。”

这话打痛了果里的脸。比击两掌都红，没说一句话，便不自然地走开了。牛群散乱着，他的小鞭子在地上也没了声响。

以后，果里和牛群不从我们宿舍的门前经过了。

每天的早晨和晚间，失去那个放牛的朋友，觉得太无味，也太冷落。

我和果里沙倚在窗前，望着蚂蜒河边的一条草径；那里是泥泞的，摆满大的小的死水池，有的镶着一圈，有的蒙着一层全是一色的绿菌。看不清楚蚊虫怎样地飞过着，只听见蛙不平地不停地叫。晚风常常送来一片难嗅的气味；有时宿舍的指导员让我们闭起窗扇；所以在这条草径上很少寻出一个人的影子。有游船渔船经过的时候，是靠近那边迅速地划过。这块地方好像久已被人憎恶着，遗弃了。

然而，果里是在那里走熟的。草茎蔓过他的腰，搔着牛的肚

皮，也看不见牛的胖大乳头了。果里每次看我们在楼窗上望他；他的头便转正了方向，用眼角溜视着我们。

“不许你再对果里说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的国家；好让果里再从我们的门前走。”

我好像在教训果里沙，很严厉的。

“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他们早已忘记了他们的国家，那不是耻辱吗？”

“那么，安重根呢？”

我立刻记起来，哪个人给我讲过许多关于安重根怎样勇敢的故事。可是，果里沙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他仍是不信任我的话。

一阵牛的哀叫声传来，我们看见果里跌倒在死水池里。

“果里！果里！”

我们用两只手在唇边裹起一个号筒样，向果里喊，他会听得很清楚；可是，他不留意我们，他不睬我们。

不过，我总想找着机会，再和果里好起来。

那天落了整夜的雨，草径被浸没在水中，混成一片河流。我想这次果里一定会从我们宿舍门前走向草场的吧？恰好又是星期日，自然可以和果里玩在一起了。但是，果里呢，他仍是在那里走，沿着留在水面的草径，做路的标识。牛的半个身子泡在水中，头一摆一摆地，似乎艰难地把蹄子从泥泞中拔出。

我们吃过饭，我和果里沙便赶向草场去。黄色的蒲公英从草丛里伸出来，一堆一堆的，山与河流做了草场三面的边界，另一面是无边际的远天连着地。散开的牛群，看上去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细小，躺着的，吃草的，追着母亲的……果里坐在土岗上吃着面包皮，眼睛在搜索着牛的动作，牛的去向。我们的视线触着他，惹起他极大的不安。如果不是有牛群累着他，也许他会跑开，